相山集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十六

詩餘

宋 王之道 撰

宴桃源 烏江道中二首

黃落聲遲風歌龕火夜寒明滅殘月却多情来照先生歸轍清絶清絶透隙風霜如雪

遥指湯泉西路隱約碧雲天暮宿鳥擇深枝兩兩相呼如雨凝佇凝佇今夜夢魂何處

又　和張文伯雪詞

飛雪乍稀還驟高閣下臨羣岫獨立遂移時歸去黃昏前後知否知否落華驚人賦就

風急柳花飛驟白盡千林萬岫樵撾晚歸来正在栖鴉啼後知否知否語到謝娘詩就

又　和張文伯海棠

水外浸山桃李那得箇中風味一種寂憐渠酒着佳人半醉還似還似驚起午窓春睡

如夢令　和張文伯芍藥

綽約一枝紅怨踈雨淡烟池館梅子欲黃時日倚朱闌幾遍爭看爭看人在泥沉香亭畔

又　江上對雨

一晌凝情無語手撚梅花何處倚竹不勝愁暗想江頭歸路東去東去短艇淡煙踈雨

又　和張文伯木犀

葉底芳蹤如綴坐對廣庭忘味嬌騃最憐伊亂糝舞餘

風袂貪喜貪喜不覺寶釵斜墜

長相思美人

桃花春杏花春桃杏妖嬈如箇人歌聲清遏雲　酒醺
醺燭熒熒眠尾微紅無限情相逢堪斷魂

又恨別

雨濛濛日曨曨洗出遠山三四重分明眉黛濃　野橋
西官路東小驛夜涼風入松夢魂誰與同

花一枝酒一巵舉杯對花君莫辭人生多別離　行相
隨坐相隨更有何人得似伊春融蝴蝶飛

天四垂山四圍山色天容入坐帷清風吹我衣　湖水
東江水西東去西來無盡期不如君共伊

吳江楓吳江風索索秋聲飛亂紅曉來歸意濃　淮山
西淮山東明月今宵何處同相尋魂夢中

風凄凄雨霏霏風雨夜寒人別離夢回還自疑　蛩聲
悲漏聲遲一點青燈明更微照人雙淚垂

點絳唇　和朱希真

短棹西来追隨不及桃花宴薰風庭院明月裁紈扇
睡起嬌慵相見雲鬟亂雙魚遠欲澆春喚一見韋娘面

又和張文伯

竹外梅花檀心玉頰春初透一池風皺妙語天生就
有箇人人嫋娜靈和柳君知否目成心授何日同攜手

又和張文伯除夜雪詞

透幕穿簾迴風舞態真輕妙不煩相惱江上春來了
一闋清歌唱徹瓊樓曉春工巧柳顰梅笑點綴芳菲早

又冬日江上

古屋垂楊淡烟疎雨江南岸幾家村疃酒旆還相喚
短棹扁舟風横河頻轉桑腸斷亂鴉噪晚天共藐葭遠

又社日雨

春意催花片雲又作朝来雨淡勻深注紅紫知無數
社日人家準擬行春去凝佇借問東郊路

浣溪沙和張文伯長至

寒透珠簾怯曉霜灰飛緹室驗回陽坐看紅日上脩廊

泉瀉龍頭深泛酒煙凝象口暖吹香及時歌舞意何長

又春日

水外山光淡欲無堤邊草色翠如鋪綠楊風軟鳥相呼牛蒡葉齊羅翠扇鹿犁花小隘真珠一聲何處叫提壺

又贈妓

玉骨冰肌軟更香一枝丹棘映青裳相逢歸去未須忙曲裏春山情不淺樽前秋水意何長醺醺顏色粉生光

又和張文伯海棠

過雨花容雜笑啼淡粧深注半開時嬌嬈情態自天姿新浴太真增艷麗微風飛燕鬪清奇綠窓朱戶雅相宜

又和張文伯木犀

曉日暉暉玉露光枝頭一樣鬪宮粧可憐嬌額半塗黃

衣與酴醾新借色肌同簷蔔更薰香風流荀令雅相當

又賦春雪詞追和東坡韻

陽氣初升土脉蘇東郊人散欲迴車一時春雪十年無

魚枕蕉深浮酒蟻鹿臺冠小粲歌珠題詩不覺燭燃

鬚

體栗須燭酒力蘇流延正值麴盈車坐来獸炭撥還無

一閑可能酬一絶雙眼端不換雙珠松毛粉白老翁

鬚

春到衙門病滯蘇力强猶可駕柴車少年狂妄一時無

清坐不堪膚起栗高談還喜噬成珠紅裾癡笑雪如

鬚

凍臥衾安已復蘇閉門那患出無車似渠人物到今無

可笑崑山誇片玉須憐滄海歎遺珠時来應許捋君

鬚

又阻風銅陵追和東坡游泗洲南山韻

殘雪籠晴作沍寒北風吹浪過前灘遠山雲氣尚漫漫
睡起陽烏窺破牖坐憐香霧鬻彫盤一樽聊佐旅中
歡

採桑子　孫中益集於西齋題侍兒作第一流因以詞謝之

奇花不比尋常艷獨步南州往事悠悠遼鶴重來憶夢
遊　仙翁不改青青眼一醉遲留妙墨銀鉤題作人間
第一流

菩薩蠻　和趙見獨佳人睡起

香鬟倭墮蘭膏膩睡起搔頭紅玉墜秋水不勝情盈盈
橫沁人　朱欄頻徙倚笑與花爭媚眉黛索重添春醒
意未忺

又　採蓮女

藕絲衫剪猩紅窄衫輕不礙瓊膚白縵鬢小橫波花樓
東是家　上湖閒盪槳粉艷芙蓉榜湖水亦多情照粧
天底清

減字木蘭花　和孔純老送鄭深道移守嚴州

金樽頻倒照座梅花清更好春到長楊寵拜三公入鄭
莊月城兩載千里生靈蒙惠愛舞徹歌詞並立新粧
綠帶垂

又贈孫興宗侍兒四首

脩眉山遠嬌抹烏雲秋水畔酒裏花前坐擁斯人怎得
寒醁醽浮滿須索空虹仍覆珓正恐相妨歸去如聞
笑語香

江梅清遠瀟洒一枝罇俎畔雪後風前照水窺簷巧耐
寒多情笑滿共飲自應渠釂珓醉賞何妨傾國天教
抵死香

笑中聲遠走向曲房花樹畔擁在樽前頓覺春温却夜
寒願酬心滿只得教伊頻勸盞緩唱何妨貼體衫兒
撲鼻香

仙姿凝遠半出新粧瓊戶畔緩步來前正值東風料峭
寒釵頭花滿舞罷梅英飛入盞一釂何妨花與佳人
巧鬬香

又和張文伯對雪詞四首

詩成呵手欲寫已輸君賦就寒粟生膚一盞洗腸可得
無　廻風弄巧比似婆娑尤敏妙似箇人人嗅認梅花
孰是真

尊前放手銅鉢聲窮詩已就姑射肌膚舞罷纏頭怎得
無　青腰更巧担粉團酥來鬪妙不敢放人容色依稀
似太真

玉奴招手来看前山瓊琢就透骨侵膚似恁清寒更有
無　春工縱巧只許梅花稱獨妙花底逢人逐馬銀杯
誤認真

鼈頭龜首孤生書生能意就煖體温膚繡被春寒相見
無　雪詞工巧高壓君房天下妙白髮欺人甚矣吾衰
懶是真

又和孔純老別

離筵暫住君在龍舒曾是主令作行人臥轍何妨借寇
恂　清歌妙舞斷送銀鞭乘醉去一醼休辭捧爵佳人

玉筋垂

又立春

綵幡金勝一笑酬春聊適性験女癡児半挽梅花半柳枝　追歡何計幸對綵樽環皂鬢欲舞還羞羨盼嬌廻碧水秋

又和董令升正月五日會客

蛾眉螓首舞雪嬌廻開凍候　道今年千里風光萃綺筵　坐來新月照我蒼顔并白髮酒到休辭自有黄芽

介壽祺

卜筭子和興國守周少隱餞別萬山堂

枉頬看西湖屢對綸巾岸江上相從醉萬山六見年華換　君唱我當酬我醉君休管明日醒時小艇東莫負傳書鴈

堂下水浮天人指山為岸水落寒沙只見山暗被天偷換　堂上老詩翁客至共勞相管風喘溪頭客自東日送雲中雁

今日富川濱後夜溢江岸千里西湖指顧間未怕新年換　再見復何時此意憑吟管應有新詩當尺書日望南來鴈

醜奴兒　對雪和彦逢弟詞

青腰似詫天公富犇走風雲銀界無垠委巷窮山草木春　玉樓不怕歌茵濕語笑紛紛須放它門醉裏冰姿先照人

謁金門　追和馮延巳

春睡起金鴨煖銷沉水笑比梅花鸞鑑裏嗅香還嚼蘂心暗香

瓊户倚來重倚又見夕陽墜門外馬嘶郎且至失驚雲不捲浣愁莫放金杯淺

秦樓月　和張文伯雪詞

淺金杯淺新詞麗句要人裁剪酒酣思致天同遠臨風捉筆綸巾岸綸巾岸詩成歸去寒光照晚

阮郎歸　和廣濟王宰二首

玉繩低轉斗闌干欠温春酒寒夜長風勁怯衣単有人
哦二首　蟾欲滿鴈初還桃花微破顔枕痕猶帶斷虹
殘無言心自閑
長揚風煖弄腰枝日長蝴蝶飛雨餘新緑細通池玉鈎
懸芰衣　鴻鴈遠子規啼此情誰得知一尊聊與故人
持醉来悲別離

桃源憶故人

逢人借問春歸處遥指蕪城煙樹妝盡柳梢殘雨月闌
西南戸　游絲不解留伊住漫惹閑愁無數燕子為誰
来去似説江頭路
不知春色歸何處但見茂林芳樹庭巷落花如雨鬪亂
穿窓戸　晩行溪上東風住荷點青錢無數蛺蝶飛来
還去錯認花間路
南園最是花多處門掩緑楊千樹別後幾番風雨碧蘚
侵苔戸　儂家舊在郊西住門外遠山無數誰道不如
歸去咫尺長安路

朝中措　和張文伯清明日開霽

朝陽淡淡宿雲輕風入管絃聲十里碧蕪幽步一枝丹杏柔情　佳人何處酒紅沁眼秋水盈盈詩曲羨君三絶湖山增我雙明

又　孔倅郡齋新栽竹

愛君節直更心虛移植並庭除好在紅藥相映棕簾如見吳姝　清風明月君無我棄我不君疎況有騷人墨客時來同醉兵厨

又　和張文伯海棠

暖風遲日透香肌春到柳邊枝曾見酒紅潮頰玉人初出羅幃　東坡何處朱唇翠袖空想芳姿爭似濡須太守看花仍賦芳詞

又　和張文伯遠亭

晴煙漠漠日暉暉天際遠山低檻外碧蕪千里坐來目送鷗飛　詩牋談麈珠盤落落玉屑霏霏更把登臨餘興翻成白雪歌詞

州閭庠序少追隨俛仰鬢成絲仕宦孰踰君達恩袍遍
及庭芝　溪頭春日歡聲和氣如見生時好對高堂壽
母獻酬同醉金巵

又王守正仲生日

蒲庭叢桂靄香風人在畫堂中欲驗魯侯難老歡聲千
里攸同　臺分金石源鍾淮水流慶無窮好繼漢朝循
吏從茲入拜三公

又和張文伯寒食日雨

從來寒食半陰晴花底聽歌聲昨夜滿城風雨惜花還
繫心情　海棠枝上朱唇翠袖欲闢輕盈須借嫣然一
笑醉吟同過清明

又和張文伯元夕

江城春霽雪初融樓觀瑞煙中向晚金蓮無數一時開
遍東風　多情太守行攜紅袖坐引金鍾時出陽春絶
唱才名不減詩翁

又　董令升待制生日

天庭丹熟在何時鉉永適投機四海方思霖雨未容駕鶴先飛　當年今日謫仙初降庭露霏霏願對良辰好景稱觴為醉芳菲

西江月　和張文伯臘日席上

北陸藏冰欲竟東風解凍非遥一時芳意巧相撩入眼綠嬌紅小　柳色輕搖弱線梅英紛綴枯梢觥籌醉裏賴君饒歸斜陽尚早

又　別思

一霎輕雲過雨半篙新綠橫舟梅花池館暗香浮酒入朱唇紅透　有恨尤憐別後多愁不慣春愁舞餘何惜更遲留腸斷斷腸更後

一別清風北牖幾番明月西樓斷腸千里致書郵借問近來安否　歸路淮山雨過歸舟江水澄秋佳人應已數程頭準擬到家時候

又　賞梅

雪後千林尚凍城邊一徑微通柳稍搖曳轉東風來看
梅花應夢　酒面初潮蟻綠歌唇半啟櫻紅冰肌綽約
月朦朧髣髴暗香浮動

又張文伯謝曾子修送酒

黃菊正懷彭澤白衣俄致江州登高餘醉快扶頭此貺
義薰情厚　痛飲須還酒對清吟況值詩流輕投無惜
萬金酬木李舊先瓊玖

又試茶

磨急鋸霏瓊屑湯鳴車轉羊腸一杯聊解水仙漿七日
煩襟頓爽　指點紅裙勸坐招呼巖桂分香看花不覺
酒浮觴醉倒寧辭鼠量

又春歸

春日荒荒別浦春潮灩灩長堤綠楊風喘客帆遲腸斷
江南雙鯉　短夢當年楚雨扁舟後夜秦溪一聲啼鳥
怨春歸人在酴醾花底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十七

詩餘

宋　王之道　撰

折丹桂　送遞著遣三子赴省試

照人何處雙瞳碧欲去江城北過江風順莫遲留快鴈序飛聯翼　西湖花柳傳消息知是東君客家書須辦寫泥金報科名題淡墨

又　用前韻送彥開弟省試

風漪欲皺春江碧予寄江城北子今東去赴春官挽不
住搏風翼　修程應過天地息何處堪留客預知僊籍
桂香浮語祝史休占墨雪晴山色分遥碧輝映江南北君今東去步蟾宫看少
展垂天翼　晚來江上西風息不是新豐客明年三月
見君時慶童綬紆銅墨

又　用前韻送趙彦翬省試

南歌子　端午

角簟橫龜枕蘭房掛艾人一尊喜歌汎清醇好在佳人
如玉映長春　冰徹杯盤瑩香和笑語薰蓮花衫子入
時新掛起南窗一榻晚風清

玉簟浮菖虎金盤饋線魚研丹聊作厭兵符何必城頭
一女當千夫　雨過山如洗風來草似梳佳人不慣手
談輸却道如今重賭選官圖

又　趙叔全生日

扇裏薰風細壺中化日長榴花高下照紅粧花外雲飛

芬馥水沉香　新竹輕傾粉流鶯巧弄簧不知何處是
華陽應有千年白李薦霞觴

又和陳勉仲

老懶詩才退春融醉眼昏青山終日對柴門柳外斷橋
流水幾家村　桃李添新意池塘失舊痕一尊聊復為
君温傾倒年來酬唱細重論

又戊午重九

朱實盈盈露黃花細細風龍山勝集古今同斷送一年
秋色酒杯中　鴨脚供桑白雞頭薦嫩紅量吞雲夢正
能容試問具區何處淅江東

又書所見

露竹舒新綠風荷遞暗香誰家池館睡鴛鴦還有玉人
巫陽强整羅衣臨鏡學宮粧

相對坐傳觴　角簟清冰滑紗厨薄露涼晚來行雨過

又安豐守章彦輔生日

玉露澄天字金風淨月華滿庭秋色木犀花記得謫仙

初下五雲車　才業追前輩人門屬當家壽觴無惜醉
流霞聞說姓名潛護有籠紗

浪淘沙　和魯如晦

高髻墮香鬟送恨眉山老年花似夢中看厭浥一枝溥
曉露珠淚闌干　卮酒發酡顏休更留殘蒲城風雨冬
秋寒餘馥尚能銷酒惡誰敢包殫

好事近　彥逢弟生日詞

秋色到東籬金散菊園香馥預借浮觴高會為作長年
祝　蟹螯如臂酒如澠橙橘半黃綠唱我新詞一釂聽
春色到梅梢人在東風清嚏魯見少微初降謁龍泉佳
氣　功名富貴屬多才如子世無幾造物恰同予意放
驊騮千里

又　程繼誠生日

霞影入瑤觴酒與餘霞同色人共昌期方永過觥籌三

樽前絲竹

又　何希淵生日

百一枝紅皺石榴裙簇捲篆煙碧約我他年湖上看

九華終日

又王貽美生日

花影到酴醾風過玉卮搖碧坐上酒豪詩敵盡騎鯨仙客主人名姓在金甌歸去定前席要見碧桃千歲看壺中春日

又董令升生日

春色到酴醾人在酴醾花底花撲金罍香透遠勝燒沉水一杯聊復對東風為祝千千歲作楫和羹事了歸去驎箕尾

南鄉子追和東坡重九

風急斷虹收孤鶩搖搖下荻洲醉帽儘從吹落去颼颼幸有黃花捧滿頭　君唱我當酬千里湖山照眼秋不見故人思故國休休一閧清歌聽解愁

又贈何彥道侍兒

翠袖熨沉香黛拂脩蛾淡淡粧銷得多情鍾傳粉何郎

風動珠簾月半床　素手捧瑶觴誰念蘇州已斷腸夜
雨不隨歌扇歇浪浪歸去無心看海棠

又　陳南仲生日

遺愛蒲南州千騎曽為萬里游琳館歸來無責更無憂
坐聽清歌醉玉舟　香浮麝金虬春入梅花助獻酬請
祝遐年長笑挹浮卯何止莘君一百籌　有人夢莘彭年遺公九十六壽故及之

又　寄和潘教授元賓喜晴

天際彩虹垂風起癡雲快一吹原隰昀昀春水更瀰瀰
布穀因從野鳥知初霽捲簾時巷陌泥融燕子飛午
醉醒來紅日欲平西一椀新茶乳面肥

又

春霽柳花垂嬌軟輕狂不待吹圓欲成毬還復碎誰為
習習和風即舊知深院日長時亂撲珠簾入坐飛試
問荻芽生也未便宜出網河純美更肥

又　和張元助判詠雪詞通

出戶繡簾垂拂面　宅細細吹乘興有誰招訪戴難為
煖帳薰爐醉不知　閑看逐風時欲着梅花又却飛雅
與佳人回舞袂相宜試比冰肌可煞肥

玉樓春　和李宜仲

少年心性銷磨盡三斗爛腸渾是悶看書聊復強尋行
屬句不妨閑趁韵　此生自斷天休問富貴時來還有分一巵芳酒送清歌樓下玉人相去近

又和董令升正月五日會客

年來六十增三歲却憶去年趨盛會風流人物勝斜川
灼灼有同前日事　不知絃管催新水但見飄飄縈舞袂主人情厚酒行頻酩酊莫辭今夕醉

鵲橋仙　七夕

斷虹霽雨餘霞送日簾捲西樓月上銀河風靜夜無波
天亦為雲輧相訪　蛛絲有恨鵲橋何處回首又成悵長江衮衮向東流寫不盡別離情狀

小重山　古德秀生日

要識長生筆赤松朱顏和綠髮正耳首當年今日墮仙宮佳氣欝香謁菊花風一飲判千鍾小槽新釀美玉泉醲酒酣詩思浩無窮雲烟爛題破錦牋紅

又彦逢生日

花艷嫣然照坐紅池光高下見木芙蓉相從款款莫忽忽新釀熟浮罃碧香濃倚檻送飛鴻登高時節近菊披風笑談今喜一杯同揾金蘂和露入杯中

蝶戀花和張文伯上巳雨

簷溜潺潺朝復暮燕子啣泥穿幕來還去素錦青袍知有處花光草色迷汀渚春不負人人自負君看流觴只凭良辰度厭浥小桃如泣訴東風莫漫飄紅雨

城上青旗催日暮柳絮沾泥花蘂隨流去記得前時行樂處小橋新綠初平渚玉子紋楸誰勝負不道光陰暗向閑中度天若有情容我訴春来底事多陰雨

又和王仲之木犀

庭院雨餘秋意晚一陣風来到處清香遍把酒對花情

不淺花前敢避金杯滿　簷蔔酴醾雖慣見常恨換先
不是君徒伴莫把龍涎輕鬪遠流芳肯逐爐煙斷

又和張文伯魏園行春

春入花梢紅欲半水外綠楊掩映笙歌院霽日遲遲風
扇煖天光上下青浮岸　歸去畫樓烟暝晚步拾梅英
點綴宮粧面美目碧長眉翠淺銷魂正值回頭看

又和張文伯海棠

碧霧暗銷香篆半花影穿簾獻浥蒼苔院灑雛鵝一雙塘
水暖浮沉時近垂楊岸　雨過不知春事晚但怪朱唇
得酒紅潮面野鼓山聲三四錢移尊更向花前看

又追和東坡時留滯富池

寒雨霏霏江上路不見書郵病目空凝注沙觜盡頭飛
白鷺篙師指似人來處　自笑自憐還自語鈍滯如君
只合歸田去竹屋數間環甽畝箇中自有無窮趣

臨江仙和陳德公

紅樓縹緲光風裏熙熙和氣歡聲過雲餘韻最關情春

山閑淡淡秋水醉盈盈　老去自憐心尚在相逢殊慰
勞生紋楸聊復戲同枰試煩歌一曲須借兩三行

又和劉南伯

怪得舉頭聞鵲喜果然都騎相過柳陰乘月倒金荷踈
星明炯炯銀漢靜無波　總角追隨今老矣相逢無惜
婆娑夜闌餘興倒狂歌長鯨方正渴應不厭傾河

又追和東坡送李公恕入浙

鼓棹正逢江雪霽是行應快吳吟透雲寒日半晴陰烟
風凝翠重霜樹濺紅深　案上文書閑展讀聖賢蹤跡
重尋不堪華髮故驚驚雙旌還有日萬事付無心

一剪梅和董令升贈魏定甫侍妾

風揭珠簾夜氣清香撲樽罍初見雲英藍橋何處舊知
名今夕相逢此恨銷停　勸客嫣然一笑傾細意端詳
無限娉婷曲終猶帶繞梁聲不辭沉醉為覆金觥

漁家傲和余子美對雪詞

風揭珠簾寒乍透青娥不住添香獸火暖畫簷鳴濺溜

人醉後錦堂絲竹烘殘晝　勢合湖山增地厚孤高但
覺修篁瘦回策如榮全在手驕馬驟吾家金埒新編就

又和董舍人令升三首

繫國安危還故老鶴書赴壠行當到多謝不遺敦雅好
應信道年高德卻如君少　尊酒論文聊一笑肯將苦
語誇危了落筆君房天下妙環窓寵清歌一闋漁家傲
海岱惟青遺一老禁垣清切親曾到獨直固勞非所好
誰信道才如權相從來少　把酒自歌還自笑醉中萬
事都齊了絶唱清歌仍敏妙聲窓寵行雲初過漁家傲

禁垣清切並獨直權德輿事

爵齒俱尊惟此老詩詞筆力誰能到奇字古文仍萬好
須信道如公寧復憂才少　剩費黃金因買笑窮通得
喪都忘了坐對瑤觴看舞妙檣窓寵南窻聊寄淵明傲

又和孔純老三首

巖電晶熒君未老看看門外鋒車到一點眉黃間色好
人盡道從今次第登三少　左右青蛾來巧笑朱唇塗

額新粧了斜插梅花仍闘妙歌窈窕醉來容我相嘲傲
歲月漂流人易老東郊又報春來到梅靨柳眉還闘好
君信道衰顏得酒重年少　對景邀賓同讌笑莫教須
過芳菲了咳唾珠璣誇筆妙人窈窕新聲傾作漁家傲
燈火熙熙來稱老喜逢燈夕都齊到花市綺樓隨處好
人競道今年天氣常年少　五馬行遊還坐笑公堂繡
捲東風了簫鼓喧闐歌舞妙人窈窕也應引動南窓傲

感皇恩彦逢弟生日

宿霧霽晨霜江山明秀照眼黃花亂晴晝當年今日正
是懸弧時候一杯聊献祝同親舊　莫問窮通休論貧
富且趁良辰醉醇酎揚珠擣玉況值西成多收飽餐歌
至治天垂佑

青玉案有懷軒車山舊隱

半年不踏軒居路彷彿過長橋去貼水行雲風送度兩
行高柳一坡修竹是我嘗游處　黃鸝休嘆青春暮出
谷遷喬舊家句天意從人還許許凝寒和氣沈陰霽色

大旱霑雨

又對雪追和謝幼槃

金尊照座紅裙繞怪一向歌聲悄亂撲珠簾風絮曉香薰笑語酒烘顏色莫逐年華老　詩濤入筆懸河倒快萬里雲天為君掃檢點春色何處早柳條青眼梅梢粉面得恁於人好

又送無為守張文伯還朝

逢人借問錢塘路我亦欲西湖去日送蘭橈知幾度鼇峰浮玉鯨波飛雪正是潮來處　海棠花下春將暮緩唱新詞味佳句見說東皇曾夢許栢臺冠豸金鑾視草更作商巖雨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十八

詩餘

宋 王之道 撰

江城子 和彦時兄

新篁初上籜龍披綠陰稀綠陰稀墻外石榴花放兩三枝裙摺絳紗還半皺追往事惜佳期　流鶯嬌妒燕雙飛雨晴時雨晴時盧橘攢金梅子更紅肥濁酒一杯從徑醉家縱遠夢中歸

寒光凌亂六花纖巧穿簾不鳴簷十里黃壚遥望辨青
帘玉樹參差何處覓吟雪曲撚霜鬢　坐來今我着無
厭擬名塩試嘗甜飛入深潭應照老蛟潛三白預占來
歲稔良可喜更何嫌

千秋歲　追和秦少游

山前湖外初日浮雲退荷氣馥槐陰碎葵花紅陣錦萱
草青垂帶誰得似黃鸝求友新成對　憶昔東門會千
古同傾蓋人已遠歌如在銀鉤雖可漫琬琰終難改愁
浩蕩臨風令我思淮海

又　張文伯生日

曉霜初肅秋色園芳菊榴轉紫橘猶綠昨朝吹帽會未
快登臨目須信道兵厨準擬三千斛　采采香盈掬汎
汎紛浮玉紅裙捧清歌逐何妨傾坐客共獻長生祝歸
去好北門夜引金蓮燭

又　鄭帥清卿生日

熙熙臺上秋色增清壯和氣溢祥烟颺淮山供雜俎湖水浮新釀人共仰貔貅坐擁詩書將簫鼓聲嘹亮珠翠環相向迴妙舞遲妍唱競斟長命觴同試滄溟量鋒車往東歸遂繼華原相

又伯母劉氏生日

薰風散霧簾幕清無暑萱草徑荷花塢幽香浮几席秀色侵庭廡微雨過綠楊枝上珠成縷雙燕飛還語似慶良辰遇釅美酒烹肥羜何妨歡且醉共作斑衣舞人

競報蟠桃已實君知否

又彦時教授兄生日

金風玉宇庭院新經雨桂香有露清無暑溪光搖几席嵐翠橫樽俎烘笑語佳時聊復鄉人聚　門外荷花蒲秋到花無數紅鱠鯉青浮醑何妨文字飲更得江山助從此去蒲輪入佐中興主

水調歌頭追和東坡

湖上有佳色黃菊傲霜籍秋一尊相屬談詠彼此得無愁

何處鱸魚初薦錯俎金虀點會令我憶東州雙鷺帶斜
日飛下白蘋洲　晚風勁砍殘酒甕破裘故人俱在江
左底事獨淹留歸去草堂侵夜一點青熒火得句可忘
憂欲識無窮意終日倚城樓

用王冲之韻又贈僧定淵

敗屋擁破衲驚飈漫颼颼不離當處人見擁慧上籃游
彈指九州四海浪說其來雲聚其去等風休莫作袈裟
看吾道貫眴卬　齊王死同寵辱泯春秋高名厚利眇
若天地一蜉蝣閑舉前人公案試問把鋤空手何似步
騎牛會得箇中語淨土在闇浮

又對月詞

斜陽明薄暮急雨霽凉秋弱雲狼籍晚來風起席捲更
無留天外老蟾高掛皎寒光照水金璧共沉浮賓主
一時傑傾動庾公樓　度銀漢溥玉露勢欲流不妨吟
賞坐擁紅袖舞還謳譜祝今宵素魄助我清才逸氣穩
步上瀛洲欲識瀛洲路雄據六鼇頭

又秦壽之生日

暑雨濕修竹涼吹入高簷鷺洲鍾阜如畫霽色為儂纖
檻外藕花無數裝點休祥嘉應不覺有秋炎謫仙墮人
世香霧鬱重簾　富才藝強記覽三萬籤須信公侯有
種道義自相漸此去腰金佩玉回視依蓮泛水歲月亦
何淹稱觴還戲彩無惜醉獻歐

又趙帥聖用生日

顥氣遍宇宙風露逼衣裘中秋昨夜明月千里滿西樓
人道當年今日海上騎鯨仙客乘興下瀛洲雅志在扶
世來佐紫宸遊　廟堂上須早計要嘉謀牙床錦帳三
歲江北歎淹留好在蟹螯如臂判取兵厨百斛與客醉
瑶舟待得蟠桃熟相約訪浮邱

又張文伯生日

瓊樹掛初日珠箔捲清霜夜來溪上微雨佳節過重陽
共慶當年此際曾見天麟協夢華閥掛蓬桑人作魯侯
祝俾爾壽而昌　保疲瘝旌德善致吉祥會看報政朝

夕芝檢趣微黃不籍靈丹九轉不用蟠桃三竊源遠自流長願借滄溟富斟酌薦瑤觴

滿江紅　和張守仲及送孔純老守歷陽作

竹馬來迎留不住寸心如結歷湖須塢相望近同吳越闕里風流今未減此行報政看期月已驗康沂富國千古曾無別　多謝潤霑枯轍令我神思清發聞新命歡浹兩邦情愜明日西風帆捲席高墻到處旌麾列忽相思吾當往誰謂三塗隔

滿庭芳　代人上高太尉時在太學

葵水西來于門南峙天波擁入華楹芝蘭爭秀難弟欲說隨龍雨露慶千載河海初清良辰好擷花照眼綠柳隱啼鶯　君恩隆厚賜冰桃火棗來自蓬瀛正值霧橫玉篆泉瀉金鯨四座香和酒泛對妙舞絃索鏗鍧椿難老年年今日論報祝長生

又　雙蓮堂

翠蓋千重青錢萬疊雨餘緣漲銀塘藕花無數高下鬪

芬芳渾似華清賜浴温泉滑洗出真香何妨更合觀連理高壓萬芝祥　風流賢太守當年奏瑞盛事名堂好是琉璃地上一片宮粧況有薰風解慍流霞泛絲竹成行依蓮暇聯珠唱玉應不愧金相

又和元發弟秋日對酒

露溢金荃風翔玉宇嫩涼初霽秋容山嶽野蔌聊快一尊同正值大田多稼臨卬隘酒客憧憧追隨處杯盤狼藉野草蔭長松　新詞何所似金玦應鐸玉氣騰虹時來終宦達休怨蒼穹顧我蹉跎老矣颯素髮衰態龍鍾心猶壯會看文度獨步大江東

又送秦壽之

雪霽風温霜銷日暖一時嘆語烘春草堂何幸四座德韻猶振畫梁塵　熙朝卿相種扁舟東去入侍嚴宸憶星鄰聊借紅粧侑爵蘭膏膩高髻盤雲清歌妙賞珠餘當年擢桂連見三秦休説衆軍俊逸應難過開府清新從今去八州都督端不困無津

紫角初繁青裳正好兒閒清露飄香懸弧何早烏轡上扶桑試問椿齡幾許踰萬計樂滿三章佳辰樂林塘增氣茁茵擁紅粧　稱觴人共慶盤中白李來自華陽說壺中日月特地舒長定見霜毫換綠天薦社家慶延昌情千萬辭慳思窘聊獻芹藏滿庭芳

又　和富憲公摧餞別

歌徹驪駒酒斟醽醁帆檣高映城樓繡衣攜具開宴話離愁兩岸橙黃橘綠一行鴈幾點沙鷗情千萬相看無語送我上孤舟　悠悠東向晚梅花潛暖隨處香浮奈長飲散無計淹留歸路淮山百舍空夢想連歲清游煩雙鯉頻將尺素往寄江流

漢宮春　雪詞

歡動江城快風聲震地雲勢頹山半年不雨玉龍來溉冬乾飄飄弱絮雜霰花飛上賓筵疎林表數行征雁翔翔欲下清灣　何處梅梢點白弄橫斜疎影竹外溪邊

天寒日暮含香脉脉無言朱脣玉頰映碧梧峙鵠停鸞
最好是攜壺挈榼相期同醉霜天

慶清朝 追和鄭毅夫及第後作

曉日彤墀春風黃繖天顏咫尺清光恩袍初賜一時玉
質金相濟濟滿庭鴛鷺月卿映日尹星郎鳴鞘遠錦韉
歸路醉舞醒狂　追隨寶津瓊苑看穿花帽側拂柳鞭
長臨流夾徑參差綠蔭紅芳燕罷西城向晚歌呼笑語
溢平康休相惱爭揭踈簾半出新粧

醉蓬萊 追和東坡重九呈彦時兄

對黃蘆臥雨蒼鴈橫秋江天重九千載淵明信風流稱
首吟繞東籬白衣何處誰復當年首藍水清遊龍山勝
集怳然依舊　莫實嫩紅菊團餘馥付與佳人比妍爭
嗅一曲婆娑看舞腰縈柳舉世紛紛名利逐罕遇笑來
開口慰我寂寥酬君酩酊不容無酒

宴春臺 追和張子野韻贈陳德甫侍妾

翠竹扶踈丹葵隱映綠窓朱戶縈迴簫捲蝦鬚清風時

自南來題與好客筵開儼新粧深出雲街歌珠纍貫一
時傾座全勝腰雷　金貌裊碧玉兄浮紅令傳三杏情
寄雙梅樓頭漏促籠紗暗落花煤錦里遺音憶當年曾
賦春臺醉蓬萊歸與無寐想餘韻徘徊

宴山亭　和張文伯海棠

微雨斑斑暈濕海棠漸覺胭脂紅褪遲日短垣嬌怯和
風搖曳一成春困玉輭酥扶不起晚粧慵整愁恨對
佳時媚景可堪重省　曾約小桃新燕有蜂媒蝶使為
傳勞信西蜀杜郎東坡蘇老道也道應難畫一朵風流
雅稱上鳳翅雲鬢相映眉拂黛梅腮弄粉

勝勝慢　和劉春卿有懷金溪

凌雲氣節賞日精忠艱難未許心灰芳酒一尊對君聊
為君開要識治安非晚樂得新賢賦臺萊愁似雪喜看
天萬里曉霽春回　須信赤繩繫足朱衣點頭終在休
歎淹徊梅窟黃花看便是相催座上觥籌交錯玉山
時莫遣停盃濡須好儻他時富貴猶冀重來

又和張文伯木犀

菊團封綠蓮蓼凋紅蕭然獨見芳姿短墻高榭踈雲帖石徧宜香遍秋風到處微雨過清露零時花陰下稱牋毫唱和杖履追隨　曷似江頭竹外凌霜犯雪歲晚爭奇夕賞朝吟勸秋莫放離披細看石楠玉茗葉縱似風韻輸伊最好處擁新粧臨鑑碧溪

又送彦逢弟赴官西興時冬至日用劉春卿韻

魯雲書瑞周日迎長曉占緹室飛灰玉勒朝天千門禁鑰齊開簫捲扇分雉尾香風遠人到蓬萊霞觴滿萬年獻祝宮殿晒回　況有金甌名姓任名遠蕭散無自排徊門外鋒車又連鳳詔相催酒到莫辭頻舉聽清歌一闋傾盃功成日渺五湖煙月堪賦歸来

石州慢和董令升歲除

碌攘送寒燔烈興歲又頌堯歷青藜燒痕綠浮風皺暖回春色天地交泰時當傾否五鬼休相厄何妨笑倚東風笑飲杯三百　長憶符堅入寇功高晉室無如安石

義槩雄心輒莫等閑拋攬蓋壤聲名鼎彝勳業朋谿雖好未放終閑逸喈喈黃鳥更看壺中春日

石州慢　和趙見獨書事善鼓琴

天迥樓高日長院靜琴聲幽咽眠眠恩情切切言語似傷離別子期何處漫高山流水又逐新歌徹彷彿江上移舟聽琵琶凄切　休說春寒料峭夜來花柳弄風搖雪大錯因誰筭不翅六州鐵波下雙魚雲中乘雁嗣音無計空歎初謀拙但願相逢同心再綰重結

念奴嬌　和張文伯重陽前雨

黃花照眼對西風庭檻為渠凝佇準擬登高酬一醉底事晚來微雨蟋蟀聲中芭蕉葉上怎得爭如許龍山何處無言暗想烟樹　須知天意隨人重陽晴未晚不知頻訴幸有兵厨三萬斛足助賞心歡趣千里江山兩行珠翠端為騷人付層樓飛觀應容老子追步

又　和魯如晦中秋

碧天無際乍雨清煙歇鵲風開雲月人在南樓劇談勝詠

擁碧雲旌節銀闕騰輝冰輪駕彩顥氣資高潔大星不
見更容螢火明滅　須頃翠杓瓊杯華牋象管與我酬
清絶誰使琵聲到耳輕賦荻花楓葉露脚斜飛河陰低
轉香篆環三傑莫辭終夕舞瞢重看迴雪

憶東坡　追和黃魯直

雪霽柳舒容日薄梅摇影新歲換符來天上初見頒桃
梗試問我酬君唱何如慚塞歡娛百萬呼盧勝投珠報
玉須放騷人遣春興　詩成談笑寫出無窮景不妨時
作顛草馳騁張芝聖誰念杜陵野老心同流水必東與
世初無競公侯寧有種哉傾否由天命

虛堂響應聲皎月形和影春到也須還長紅多紫歸條
梗況有光風麗日能消積雪繁霜青女休言勝扶摇借
便請看天池發鵬興　人言强漢治道誇文景誰能克
舜其君遠繼阿衡聖富貴吾所自有宰相時來則為自
不煩趨競欲尋文會詩盟得酒且相命

木蘭花

對春光淡沱晴煙苒苒日遲遲漸紅入桃溪青廻柳陌
鶯刷金衣差池競求友去惱佳人幽恨上蛾眉應念年
時追逐粧餘為帶交枝芳菲誰共賞嬉遊何處馬如
飛不道新來牽腸惹肚暗減腰肢須知乍寒乍暖褪朱
肩又遇海棠時已約姚黃魏紫留花等待伊歸

鳳簫吟　和彦時兄重九

雨濛濛年年今日農夫共卜新豐登山隨處好銀瓶突
兀南崎對三公真珠溥露菊更芙蓉照水勻紅但華髮
衰顏不堪頻鑑青鏡相逢　行藏休借問且徘徊目送
飛鴻十年湖海千里雲山幾番殘照淒風蟹螯麋似臂
金英碎琥珀香濃請細讀離騷為君一飲千鍾　銀瓶三公山名

歸朝歡　對雪追和東坡詞

透隙敲窗風撼撼坐見廣庭霜縞白長安道上正驕驢
蔡州城裏誰堅壁表表風塵物瑤林瓊樹生豪客對揮
毫連珠唱玉競把詩箋擲　草草杯盤還促席痛飲狂
歌話朐臆前村昨夜放梅花東隣休更誇容色清歡那

易得明朝烏纙陛南極帶隨車黃壚咫尺莫作山河隔

望海潮　重九和彥時兄

寶山烟霽金湖波渺珠簾高捲清霜楓葉露痕荻花風色人言今日重陽芳園皇衰秋香更榴房闢紫柑實傳黃觀閣臨空杯盤照座獨醒狂良辰樂事難忘　正少年遊治人在任莊銅鉢探聽金釵當酒一時綠鬢紅粧故園黯淒涼謾情隨流水遠興與雲長要是致君堯舜千古繼雲裳

風流子　和桐城魏宰

扁舟南浦岸分攜處鳴佩憶珊珊見十里長堤數聲啼鴂至今清淚衿袖斕斑誰信道沈腰成瘦減潘鬢就衰殘謾把酒臨風看花對月不言柱笏無緒憑欄　相逢還相感但凝情秋水送恨春山應念馬催行色泥濺征衫況芳菲將過紅英婉婉追隨正樂黃鳥間關爭得此心無着渾似雲閑

沁園春　和彥時兄

城郭蕭條風雨霏微醞造客愁況鷙群鵾鶤未諧薦禰
棘叢鸞鳳猶嘆栖仇世路如碁人情似紙厚薄高低何
日休逢殷浩會披雲對月同賦南樓　堪嗟日月如流
甚首戛鵾來今半秋縱荻花楓葉強撩歸思有蓴羹旅
飯歸更何憂三板松舟一篤溪水百里淮山無滯留何
須問蘧蘧栩栩熟是莊周

賀新郎送鄭宗承

又是春殘去倚東風寒雲淡月墮紅飄絮燕社鴻秋人
不問儘管吳箜越鼓但短髮星星無數萬事惟消彭澤
醉也何妨袖捲長沙舞身與身只如許　闌干拍手閑
情緒便明朝蒼煙白鷺北山南浦笑指午橋橋畔路簫
幕深深院宇尚趁得柳煙花霧我亦故山猿鶴怨問何
時歸棹雙溪渚歌一曲揚恨千縷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十九

制

宋　王之道　撰

擬宏詞觀文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特授

護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淮荆襄路安

撫大使制

圖舊德以分顧憂爰及祠庭之遼總元戎而任經畧具

膺帥閫之崇肆舉徽章式昭異數近毅論思之益祗勞

鎮撫之良視儀三槐宣威四路誕揚出綍咸告在庭具
官某道大格天才周補袞作股肱耳目備見其有翼有
馮敷心腹腎腸灼知其惟和惟一頃解政機之劇暫從
真館之遊謂德行可用切磋故得通班於書殿謂言謀
宜資啟沃故令兼秩於經筵雖愜予心猶違衆望惟江
淮扼青徐之走集而荆襄制川陝之衿衝素號通津舊
為近甸欲藉折衝而郤敵宜即連衡而合從是用大蠹絲
高牙肅齋旄於蒲坂桓圭袞冕參禮節於鄧司奠効藩
宣規恢疆宇於戲李靖總軍西海有賴於文武之兼資
裴度護國北門無踰乎始終之全德勉祇厥命茂隆
乃勳可

擬宏詞試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兗兩浙東路安
撫大使兼知紹興軍府授少傅鎮南靜江軍節
度使兗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軍府事
兼管內營田大使兼行宮留守加食邑實封制
分帥閫以蔽江莫易蕃宣之舊守留都而司鑰尤高撫

御之良眷我孤卿為時屏翰肆升華於亞傅爰徙鎮於
大邦載加節鉞之權用壯藩維之勢誕揚顯册孚告治
朝具官某器遠而識明道隆而德博開物成務素高經
世之才尊主庇民果大格天之業久服勞於百揆逮均
逸於十連經營四方昭若召公之洪烈願指諸將赫然
鄧令之遺風惟建業於繁雄實臨流之都會股肱淮海
襟帶荆襄自觀省以南廼念嘗駐蹕寬憂勤之四顧宜
重陪京嘉予寅亮之英偉俾彼威懷之績是用進陞棘位
增益齋旄仍專洪井之征誅兼制桂林之師旅併領兵
屯之蕃申敷圭食之豐付厥爾保釐張吾經畧於戲信謹
有託茲蕭何專屬於關中文武足稱故寇恂可任於河
內往欽乃事無愧前人可

擬除趙參政制

國以任賢使能為盛尤急於中外艱難之時士以尊主
庇民為功當見於上下困循之日肆朕嗣服遭家靡寧
險阻八年若涉大水而罔知攸濟焦勞庶事如措積薪

而姑以為安念得扶顛持危之材助成興衰撥亂之志
我有耆德令告治朝俾參決於萬幾兼作孚於四海具
官某聲猷卓犖器識沉深至大至剛浩然孟子之氣令
儀令色翼乎山甫之恭入踐樞庭出更帥閫蔡蘆為之
不採草木亦皆知名謂當補闕拾遺不可一日而去朝
是用濟繁治劇期以試貳公而弘化於戲惟爾進退繫於
重輕爾其同德同心致孚于治予亦作威作福與爾咸
休往告遠猷勉追前哲

擬宏詞試觀文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授
永興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川陝荆襄
軍馬事制

門下敷求賢哲協濟艱虞式是南邦既懋蕃宣之績寛
予西顧方圖保定之功爰因祕殿之華用拜齋壇之峻
權分帥閫像視禺司往無憚于一行佇有聞於數路誕
揚渙號孚告治朝具官某器識高明才猷俊偉時惟輕
重強者畏而忠者懷身任安危上不疑而朝不忘確乎

社稷之衛美矣邦家之光自解鈞衡遂臨藩屏一日不見已勤當宁之思四國是皇良切折衝之望是用寵錫六旌於穀遜之奥壤榮參三事於衮繡之鉅公川陝以東荆襄而北願指諸將張皇六師俾大振乎國威期永清於寇暴於戲會同有繹朕當內修而外攘文武兼資爾其出將而入相勉服厥命益隆乃勳可

表

擬范相免明堂陪位謝表

詔命待祠禮敢稽於侯駕恩從告病義良愧於執蹇顧蝼蟻以何知致乾坤而介意中謝伏念臣早以稚散待罪鈞衡晚緣駑鈍何能素甘心於一壑支離未死猶窃食於三鍾屬當宗祀之期獲預辟公之名念採薪而不給羙薦牡以能勝奏達九重方懼防風之戮詞頒一札豈意孟軻之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厚寛仁道宏忠恕去苛解撓躋四海於平康利物愛人憐一夫之疹疾且父兄之於子弟

施既如此則股肱之於元首報當若何喘息餘生或未先於朝露馳驅晚節期少報於春暉

擬宰相賀明堂禮成表

孝達諸侯舉饗親之盛典歡均四表廣宥罪之深仁允為宗社之休宜効臣鄰之慶中謝臣聞魚麗備禮斯可告於神明鳧鷖守成遂獲安於祖考重惟今日之艱棘不若當時之治平自非天寶相之物其多矣攘夷狄以去外侮之患任賢能以成中興之功亦當能崇黃帝之合宮講周公之宗祀偶我將我享不專美於前王致來燕來寧益紹隆於丕祚恭惟皇帝陛下常德立武深畧緯文時敏厥修雖夙興夜寐而匪懈日新其德使吏稱民安而不知永言維則之思莫重因嚴之教精意以享爰脩配帝之誠至神遂通果見得天之效臣等職當輔弼德乏肅雝駿奔以執豆籩有慚顯相作解而施雷雨實賴熙成

代趙昰用鎮撫謝放罪表

按屬郡之姦違本期除害因故人之營救翻謂復仇獄用折於片言罪方虞於反坐拜恩知幸感涕無從中謝窃以事孰重於欺君刑莫加於謀上一之為甚猶當實於斧鉞之誅二者而兼焉豈能逃其誅溺之罪是故在朝廷有上下之分法禁告論也而涉乎此則得言在閨門有父子之親法當容隱也而至于茲則聽告豈容誣偽妄瀆宸聽故欲淪胥莫逃已禍伏念臣千無一得尺之寸長肆法觸之東巡逮金人之南渡偶緣分鎮遂肆兩州間道之官僅脫虎狼之口瀕湖抗賊屢流蛟鱷之涎間關百罹參差九死戚醜餔肝之巨寇執問罵之凶酋血氣既衰精神已敝力小任重固嘗乞身而再三志大心勞尚意立功之萬一是貪眷遇不即退歸屬承寬恤之文用按貪殘之政窃希何武庶幾服罪而露章已愧范滂能使望風而解印豈圖怙勢大肆與訛笞榜吏民劫持上下造謗書之一篋投訟牒于九重諸慝既行凶邪得騁遠蘇章來二天之庇致曾參陷三至之辜雖雷霆

忽震則驚併付虎冠之治而日月容光必照終明崔角之冤獲從縲紲之餘復薦縉紳之列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用心若鑑施仁如天與四海而為春重一夫之獨泣望霓得雨將槁頓蘇謂臣戚乃自貽方責以激薄律貪理宜無赦察臣情為可憫逮論其寧僭無濫忍及非辜臣敢不仰佩至仁益堅晚節苑而後已冀有得于桑榆敏以行之庶不愧於犬馬

代秦德久峽州到任謝表

分符東蓼往嘗窃於一行紆紱西陵今復叨於再命望實踰於愚分感彌激於懦秉榮幸已多愧慚並積中謝伏念臣鄧林樸遬冀野駑駘材無取於寸長力不勝於十駕偶緣世賞濫厠官聯當茲綜覈名實之朝乃臣投置閑散之日蓋以承流宣化方資師帥之良豈容窃祿偷員獲在子男之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亦大德明惟明不顯亦臨同周文之所以聖無為而治得虞舜之急親賢遂令菅蒯之徵得偷樵薪之末臣敢不欽承

德意撫育黎元肯徒耗於太倉粟酬造化儻未煩於司
敗謹竭麋捐

信陽到任謝表

為官擇吏尤高共理之良揣分量能實冒分符之寵已
諧入境遂視章程向以報君奉行德意臣中謝窃以申
為小郡地號極邊人物荒殘山川蕭索曩接中都之奥
壤分隸京西今為並塞之孤城割歸湖北邑雖有二户
不盈千顧緜薄以無堪誤膺委寄何設施之可效庶盡
撫綏伏念臣起自犁鋤進由庠序當政和之樂育隸業
賢關屬季孟之同升聯名仕籍周旋三紀齟齬百罹蓋
由踈拙失於周身加以愚直動至忤物攬說利害逆料
是非方得倅於南譙固嘗妄言而取降官之貶繼員巫
於東蓼又復因人而為對吏之行積其愆尤久合誅殛
尚賴聖恩之寬大未即棄捐敢期晚節之浸尋更叨識
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亦大德明惟明乃聖乃神
本帝堯之獨智克勤克儉兼夏禹之成能知人則能官

人救物故無棄物致茲樸檄獲倫薪蒸臣敢不思致其身兼行所學但使政平訟理何敢求名庶幾近悅遠來自然樂業

代賈漕茂德賀表

天啟升平之運長發其祥時歌降永之年誕彌厥月華爽增氣岳瀆効歡中賀竊以聖王修之國修之家修之身以致海宇之寧大德得其名得其祿得其壽以慰生靈之望審龜圖之罔極驗鳳歷之無窮恭惟皇帝陛下道邁湯文仁齊堯舜省刑薄稅躋萬姓於春臺偃武修文措八荒於壽域由中及外若臣與民對流虹繞電之辰注拱極望雲之日臣濫將使指阻繫淮堧獸舞無從徒想鈞天之奏蔡傾有葦欣逢化日之長

代王亦顏江東轉運判官謝表

持節西淮罪正虞於瘴曠飛騶江左恩復冒於寵榮德薄位高感深涕隕中謝伏念臣監車下駟社櫟散才魯無十駕之可稱豈有寸長之足取誤蒙拭擢薦被使令

言遠有光敢憚載馳而咨度見知則識遽先四牡之來歸自北而南去閑就劇夫何易地濫及非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邁周文功齊夏禹照同日月見思齊之不顯亦臨治格平成得遷農書之無遠弗屆常善救物因能任官遂令棫樸之微獲備樵薪之末臣敢不永懷靡及專意肅將致一道之澄清雖其所短布九重之德澤則或庶幾

提舉湖北常平茶鹽到任謝表

分憂顧於邊城方虞汰弁遣諮諏於本路曷副使令命朝出於嚴廊光夕生於原隰退量縣劣從激懦柔窃臣瑣性不靈謀身更拙決科入仕垂及四十年行法涖官僅書六七考皆繇愚憃自取悔尤投閑置散分之宜久矣山林之遨泝流宣化民之帥幸哉州縣之勞黽勉一暮拊摩千里效茂聞於共理寵忽拜於皇華矧國家斂散之權與山海檜遷之利視飢穰而為出入賑濟吾民排商賈而制低昂享通邦貨欲膺是選必擇其人夫何

妄庸有此僥倖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常德立武深畧緯
文功邁宣王攘戎狄而復境土治苻世祖明政體而攬
權綱方並建於群材以共圖於大業憐臣嘗廢放兩紀
而不改其操付臣以澄清一道而俾效其愚自憐草芥
之微乃辱乾坤之造戴恩若此圖報謂何臣敢不祇服
訓詞肅將使事周爰咨度宜辭六轡之馳驅功如見知
願奉三年之計最

湖南運判謝到任表

司倉湖北責僅免於曠瘝將漕湘南恩復叨於委寄任
非所稱懼弗克堪臣中謝伏念臣學術迂踈人材冗散
自獻書於明主因獲罪於權臣久安邱壑之閒念絶軒
裳之望晚從拭拂薦被使令分符何補於邊城攬轡就
乘於使驛食君之禄敢言避事以偷安當官而行必欲
去奸而革弊常恐怨憎之積毁而遂致罪戾豈期禮樂
之加寵而遠有光華矧此湘江下臨鄂渚九州數十縣
悉隸按澄三軍百萬屯戚資餽餉非剌舉不回則何以

率吏治非幹施有術則何以贍邊儲遴簡通才庶堪煩使不圖僥倖猥及屬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因能任官循名責實內而公卿侍從之選儒必用真外而帥守監司之除功須已試憐臣雖窮且老而益堅益壯知臣既愚且直而守道守官特渙綸言俾更龍節臣敢不黽勉從事夙夜在公歌載馳載驅之篇俯究使臣之諏度去不均不安之患仰遵聖訓之丁寧積毫髮之微勞答乾坤之大施

擬沈必先尚書鎮江到任謝表

江湖遠去方安置散之宜綸綍下頒忽被分憂之寄恩踰涯分愧溢心顏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蓋平日素疾奸佞故當職輒忘權豪所言患不知豈敢為鼯累歲獨賴容光之照獲全屈軼之生俾從麋鹿之羣乃其所志付以股肱之寄豈曰當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任賢使能以濟中興之治選徒

羞馬以成外攘之功念臣固嘗效忠於補闕拾遺謂臣必能盡力於承流宣化一夫不獲庶臻鴻雁之安四征弗庭方起雲霓之望

代葉少蘊左丞謝建康府安撫并廬壽宣撫使表

竊自葉澤方念咎於桑榆授鉞江淮忽拜恩於綸綍功難補過愧不勝榮中謝窃以刺史之奉六條首除強暴漢安之遣八使專選威名或持斧以戡奸或埋輪以懲惡或褒惟而人為之震慄或攬轡而志在於澄清悉能致盜賊詣營而乞降豈但使守令望風而解去眷茲新命創自本朝望欲重於列城故非前世浩穰之地則不置聲欲先於群寇故非近時輔弼之臣則不除惟建節之雄藩實臨流之都會面橫赤壁背負烏江州分淮海之區星直斗牛之次肇三方之鼎峙更六代之龍興舟車所通衣冠攸集在宣池寄股肱之郡於廬壽亦啓齒之邦肆法駕之東巡逮金人之南渡川原遍赤草木皆

腥今將舉郡邑而一新且復扶邦家於再造驅攘蜂蠆
撫養瘡痍興仆植僵折衝厭難授以一方之巨屏俾為
萬里之長城必能安慰民情庶幾稱職誠欲布宣德意
要在任賢伏念臣智不足以周身才未至於聞道衆人
欲殺事難辦於窈鉄累聖優容理或伸於伏劍常恐鑠
金之謗積成銷骨之寃豈圖眷知擢寘樞道當奸臣之
跋扈有乖明哲以自全洎元惡之殲夷遂至糾彈而共
棄尚幸覆盆之照偶逃擢髮之誅邱壑三年干戈九死
僅存餘息獲見中興十國為連敢希元帥一麾出守遂
鎮名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物為春配天其澤赦過
宥罪盡從雷雨之施藏疾納汙大廓山川之度用人惟
已因能任官起臣於寂寞之濱處臣以繁劇之職責其
後效以蓋前愆臣敢不夙夜在公黽勉從事頓同猛獸
保藂藋于深山不使明時致豺狼於當道

擬張德遠謝大資宮觀表

五年分閫功無尺寸之微一日還朝罪有邱山之重恩

實踰於始望榮莫蓋於前徳感涕無從捐軀曷報中謝
臣聞臣子有二不擇之戒在愛親與事君春秋有五不
韙之誅貴度徳與量力有戾斯語不逃常刑伏念臣起
身布韋致位樞筦豈有蚍蜉之援先為紿介特由乾坤
之造所自陶鎔頃緣強寇之南侵上軫淵衷而西顧載
惟川陜截然參并之隅其在國家隱若股肱之勢宜為
外援共弭内陵知臣於梁益當念鄉枌謂臣在朝廷正
司兵柄爾其振軍聲於萬里之外無憚一行予亦措邦
本於九鼎之安有聞再造承命奮發擁麾載馳自忘力
小任重之虞孰恤意廣材疎之誚俄淹歲月靡効涓塵
膚雖怒於螳螂枝已窮於鼷鼠積其誤國久合殺身敢
意眷憐尚從寬貸畀内祠之真禄陞祕殿之崇資俾養
駑疴用安樗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徳海
涵原其初心取一日用力之善以茲異數掩九載弗成
之愆正復自謀無以踰此枕流漱石儻未泯於明時誓
水指松庶有期於來効

擬張德遠落大資依舊宮觀表

恩隆寵極罪大謫輕雖鐫秘殿之華尚假内祠之逸省躬心痗拜命涕零中謝伏念臣頃以謬庸誤膺委寄徇一時之急義當勇於捨生督萬里之征事莫難于料敵顧在當日敢辭此行徒以智小謀大不能推賢遜能以吝權至於日往月來遂成屈力殫貨而誤國死有餘責生之在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推成湯之寬仁體仲尼之忠恕方務風雷其號令而與天下更始謂宜雨露其膏澤以致帝命惟新聊示小懲用彰至德震風忽及方知厦屋之休寸草何知願效春暉之報

擬賈明叔復顯謨閣待制表

盛德有容盡釋積年之譴微生何幸更叨三命之榮服寶訓乎裕陵躐華資於延閣拜恩涕隕省過魂驚中謝伏念臣智不足以周身心但知於愛國謂邦有司直不可持禄養交以同衆人而地當敢言自宜明目張膽以報天予性既疾惡志務去邪故其論駁糾彈不復畏忌

願望出於狂瞽既無獻可之謀責以愆違斯有黜幽之
典三危兩竄萬死一生交游為下石之擠賓客競引繩
之逐屬彗星之告異蓐獲湔除於奸黨之中逮元圭之霈
恩遂叙復於散官之列四十年之獻畝一萬里之朝廷
蕭條蜷木之容零落蚍蜉之援分甘邱壑望絶雲天何
期斷梗之殘年有此登瀛之異數枌榆改觀蒲柳增輝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無常心天從人欲銳意社稷中
興之業敷求祖宗近侍之臣方將與四海而為春豈復
忍一夫之失所念父有爭子猶或保於令名則國有忠
賢必能裨於至治忘其犯顏櫻鱗之大罪録其輸心露
情之小忠寵之綸綍以圖書之府臣敢不勉追
老馬冀問路於將來竊比翳桑指扶輪于未死

代和州天申節賀表

五百歲而聖人出長發其祥十二年而歲星週誕彌厥
月適際流虹之旦用修舞雩之歡恭惟皇帝陛下屢知
有臨神武不殺允矣中興之主卓然王壽之資月之恒

而日之升克明其德雷不一而風不再着定爾功治基太平福熙純嘏天所助者僕景命於萬年人皆仰之得歡心於四海某職糜守土目極望雲獻壽九重莫厠儀豬之鳳輸誠千里徒傾向日之葵

擬辛侍御遷中丞謝表

倫位雜端曾微報稱進官獨坐更胃寵榮豈容不諱之朝久玷敢言之地莫聞一得少補四聰中謝伏以朝廷之所賴以治者在官僚官僚之所由以肅者在綱紀唐分三院漢置一室中丞則專佐大夫以糾正百官御史則更直朝堂以推彈雜事在龍朔嘗有司憲之號至文明復更肅政之名苟非其人為不任職必得剛正如狄仁傑以明王立本之罪蹇諤若韋思謙以直張仁禕之冤庶能抨劾奸邪掃清朋比使善人勸而淫人懼致強者畏而忠者懷伏念臣心固暗於是非識莫分於賢否平日素乏特立獨行之操當職又無揚清激濁之稱僅同羝羊之觸藩籬敢比猛獸之保蔡叢楊瑒之不屈於

恐膺實賴神明溫造之遂獲於甄陞敢期眷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追法上古紹開中興欲來骨鯁之言共濟艱難之業每寬風憲為霽天威聽無憚於攖鱗報亦思於張膽臣敢不仕以行義進思盡忠知無不為當效鷹鸇之奮直者先禍更全螻蟻之生

擬沈必先除吏部尚書謝表

方從散地起為千里之師敢冀寵恩復作六官之長省躬有靦拜命靡遑中謝伏念臣受才凡庸稟性踈直夙荷聖神之眷久汙清切之班昨長銓衡窃有睇於裴馬追靡歲月曾無補於絲毫旋遂劾歸獲逃罪戾方切前羞之負豈應舊物之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聰明之資開中興熙洽之運虛心俊傑銳意事功嘉與匊蕘力致萬邦之治欲令凋瘵獲比三代之隆致一介以不遺豈寸長而可取臣敢不循名責實推賢達能勉遵毛玠之公庶幾報政敢比山濤之識自作品題

擬翟巽謝除內翰表

蔭松藉草方安琳館之閒曳組鳴珂復拜玉堂之命遂使桑榆之景再瞻日月之光榮幸天多愧慚山積中謝伏念臣賦才凡下稟性庸愚居懷隱甫之剛常守展禽之介言惟古是動與時乖半世宦遊二十年之持橐一薪或得而居上肆樗散之無用屬鴛鴦之有加抗疏歸來恰值干戈之會杖藜逃去重增邱壑之迂閒関百罹參差萬死幸危慭之少閒喜廢壞之將興誓畢此生請歌再造申君臣之善頌快江湖之鄙心野興何濃正欲和風於南郭宸恩未替更令視草於北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並建英豪明揚側陋期大來於儒雅以同濟於艱難謂王之言也如絲臣之和也若響欲得封教痛在朕躬之語當求陸贄號為内相之才念臣嘗在翰林初本無過憐臣久居敢煩不遽遐遺特寵新除俾還舊物臣敢不強勉學問以報異淹該發為訓辭庶臻深厚粉飾王之法追還三代之風蓮燭夜歸容奉不傳之音

金鑾書掩徧觀未見之書內竭踈庸仰酬眷倚

擬趙元鎮參政辭新除第一表

臣聞任重大者不可使小力持謀險艱者慎無與淺識計或用失其當則上何以副仰成之望若處非其宜則下豈能逃曠廢之譏為責匪輕所繫不淺故君必度德以授之位而臣當量力以効其官豈容謾聞獲預大政中謝伏念臣智僅同於爝火才不越於斗筲自知甚明位早踰於涯分人言可畏勢敢幸於寵榮況當外侮之侵陵方務中興而克復盍求張仲以成吉甫之憲邦自有姚崇安用懷愼之徃在樞庭雖無尺功而不見其過治至誠與賢謂臣往在樞庭雖無尺功而不見其過念臣來自藩屏固嘗二三任而遂憒其勞致茲誤恩出於獨斷苟貪眷遇理必至於顛隮巽遂保全命特從於追寢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擬趙元鎮參政辭新除第二表

屢顯任隆乃俾蚊蚤之負窮簷聽鬳當聞蠅蚋之聲頃

帝意之云叮亦愚誠之未至苟幸從私于萬一安能避
瀆於再三中謝臣聞德進則朝廷尊而臣素無德賢用
則邦家立而臣實非賢徒以駑病久膺器使念主憂臣
辱艱難非避事之時致日往月來倥傯積罔功之罪謂
皇帝陛下重憐舊物特寢新除任賢使能允濟周室之
美校閑置散俾從韓愈之宜猶未泯於餘生莫有酬於
異日

擬趙元鎮參政謝新除表

綸言下逮俾贊洪鈞鶩願上陳莫罔渙汗且方以効一
官為過分豈敢期超八座以疎恩固避無從兢惶曷處
中謝臣聞濟一時之務者要須一時之勝為千歲之計
者斯有千歲之傳況今日參知政事之名乃前代左右
丞轄之任實同令僕薄獲在衙毗當得不撓不回如魏元
成庶能矯拂趨競盡求之才之烈若劉思道期以明振
綱維可使疎庸亦蒙識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開新庶

政圖任舊人禮重築墓姑容先于郭隗功成補衮與
遂得於樊侯不由紹介之一言必欲斷遷於三事智小
謀大何裨日月之明責重命輕願殫犬馬之力

相山集卷二十

劄子

宋　王之道　撰

王師所至秋毫不犯劄子

契勘合來用兵當預有以固結民心而所以固結民心者莫大於秋毫無所犯是以成湯之伐桀不過于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宣王之平淮夷不過于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漢高之勝項羽不過於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御此無他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者所以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所以得民也夫斯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豈樂於戰伐哉為其有以慰雲霓之望而脫水火之厄也若屠戮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掠其金帛淫其婦子如之何其可也伏惟都督僕射相公上體九重所以眷倚之意下懔億萬生靈所以屬望之心無使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專為孝晟美寔中外幸甚

又與汪中丞畫一利害劄子

畫一之道聞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而非其人與無將同然則今日膺閫外之寄運　上之奇者尤不可不選擇而使之也究自古用兵初不以衆寡為勝負偃憲乎將帥之非其人耳何則尋邑百萬而光武以三千敗之符堅百萬而謝　以八千敗之曹操以八十萬而敗於周瑜袁紹以四十萬而敗於曹操至於本朝太祖之定天下用兵亦不過十五萬東征西討無不如意其伐

蜀也止用精兵七千人耳愚謂今日之兵本自足用誠得人而將之亦何患乎不濟蓋吾之宿將比自講和以來初無尺寸之勞毫髮之功二十年間享其富貴尊榮甚者位師保太傅以至府儀同三司其次類為太尉節度使如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蓋不足道黃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牣私室朝游暮宴其奉養僭侈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孰肯擐甲冑冒鋒鏑奮不顧身以循國家之急哉當金虜之死止得人如往時之張韓其恢復中原亦已久矣傳曰疆場不寧援卒為將為今日計要當責諸軍都統制統領官於行伍中推舉其才能武勇而為衆所稱者或一二人或四五人明言所長如趙軍之許歷齊軍之田單上其姓名於朝然後詰之以詭道以觀其謀試之以危事以觀其勇謀且勇矣然後任之以職付之以事而較其能否優劣而援用之俟其立到功效次第加賞如其所舉不當其所舉官必罰無赦而軍中見充統制領將佐或有老怯無用者令其自陳願休致者

從之如此則有材武而陸沉者得以表見於世而老怯者得以退休於時亦各遂其志矣昔蕭何薦韓信于高帝餘人未之知也惟何知之而帝信之方其擇日設壇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既拜乃信也一軍皆驚已而佐帝取三秦定天下者信之功為多由是以觀擇將真今日之急務不可忽也不可不慎也

一兵法曰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故趙充國云積穀三百萬斛於塞下則羌人不敢動然則當今足食之策莫如營田而營田之策非將帥身以率之未見其可也昔鄴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兵有餘粮也羊祜之鎮襄陽也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石城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粮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將帥營田之明效也其次則莫如韓重華之為振武水隆轉運使出賑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

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
斛不追吏得去罪死假種粮蠲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
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犇走經營相原
隰之宜指授耕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四
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休息軍不復饑

一今日之用兵患在于規模不素定而或進或退或攻
或守皆取決于朝廷初無一定之策以授於將帥
故將帥幸其朝廷之遥制有當進而不進者有當攻而
不攻者且如成閔除荆襄制置無招討方自鄂渚移屯
德安而名援采石正當隆冬盛寒千里犇命士卒數萬
人疲於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其於赴援初不聞其有折
衝郤敵之功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
趨利者軍半止而況於千里乎此規模不先定之過也

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賞不當罰不行何謂賞不當蓋
以無功而肆為誕謾謂如偶獲一人則圖其戰鬬之狀
張其掩殺之衆走旗入報以為大獲勝捷而其賞有至

於轉十數官者何謂罰不行如王權以都統擁數萬之衆遇敵不戰而走非獨大喪其師且使兩淮之民悉為魚肉既不能正其典刑籍其家產殆致墐諫論列僅能除名遠竄而已兵法以賞罰孰明為足以知勝負然則軍聲之不振亦理所當然也復何怪哉

一自金人入寇我師進討士卒以將帥望風退避一時潰潰初未嘗交鋒而自相蹂踐死亡銷折者十之五六曾不聞逐軍申其死亡之數謂如前軍原一萬人今死亡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一萬之數後軍原八千人今死亡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八千之數是也若以所請虛數依舊給與死亡之家則猶可以養其父母妻子以慰旁觀士卒之心亦庶幾焉倘或統轄等人取之以為己有則其為公私之蠹可勝計哉傅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今日之患正在於此不可不深究其弊而痛革之也

一道路之言以謂用兵以來人馬死傷過半而諸將方

且申乞招軍買馬朝廷不問其財用之無所自出悉從
其請盡下諸道總領所應付而總領之所有皆自朝廷
支降非於支降之外別有生財之道也陸贄有言益兵
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在
今日不可不以是為患也
一晉武帝時鮮卑木機能為邊患攻陷涼州帝臨朝嘆
曰誰為我討此者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請任之臣
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征不足平也
帝許之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碩者取之立標簡試
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請自武庫選仗
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渡溫水木
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狹隘乃作偏箱
車為木屋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隆至
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隆與
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今日之招軍每効用一名
日支食錢三百米三升而又不剌面不澀手夫人而得

充焉可謂優且厚矣使為將帥者誠能體國一一如馬隆之用心而所招効用又盡得如馬隆所募之人則一夫可當十夫之用不然十夫不足以當一夫是徒有虛名以蠹其民爾雖得百萬亦何用哉

一唐陸贄之言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矣議者咸謂今日之計莫急於理財以愚觀之理財在今日為無術但當行其革弊之政則財用斯足矣夫奉祠給祿朝廷所以示優賢之意也今不問官之高卑類以家貧俾祿婚嫁未畢為言陳乞宮觀動至三五任坐縻俸廩下至初出官人欲得家居累考無更績請官俸往往乞監廟十之七八其儌倖亦云甚矣當此國家多難為士大夫者正宜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豈容背公營私自為溫飽之計哉今欲將宮祠嶽廟請給並行任罷其以故丐閑者皆與其名而奪其實候事定日徐議復舊可乎古之仕者必有圭田蓋養廉之意也今或彼有而此無甲厚而乙

薄夫貪婪無厭之人正使有且廉猶恐未必能廉則其無且薄者又何以責其廉哉今欲例取職租之人以濟軍需候事定日徐議均一可乎今之仕宦文臣承務以上武臣下班祇應以上閒居待闕皆有月俸且文臣自選人以至改官自改官以至顯官能以廉儉自將綿歷既久生計粗足不猶愈于韋布之時哉而又加之俸贍莫甚焉今欲將文武閒居待闕月俸不問高卑例行住罷候事定日徐議給否可乎諸軍揀放使臣將校以其陳乞老或病不足以披堅執銳而無用於軍也故揀而放之使得自便遂其閒逸以終天年正如士大夫之引年致仕不聞致仕之後復有俸給而終其老死也今朝廷以此輩嘗有從軍之勞則當放其戰多之功而等第之使臣工者不過再任其次一任而止將校上者不過三年其次二年而止亦已過厚矣今乃不問其等第而一槩分送州軍給祿養老至於死而後已其與當時陳乞老病減放之意豈不相悖戾乎耗蠹財用未有如

此之甚者今欲將校除一任或再任三年或二年外並行任罷可乎此四者實當今之大弊如能任罷乞行下逐路漕臣籍所管州縣所罷錢穀令逐項樁管不得妄有支動專責餽餉以佐軍需其所得之多豈不過於豪民獻助坊渡預借之數乎茲蓋有益於國無傷於民但患其不能斷以行之耳

申三省樞密利害劄子

一湖北荆西兩路所屯重兵分隸四將而不置主帥雖廟算固有定議令其互相策應然至於緩急之際不知先登陷陣者果誰也正使有先登陷陣之人又恐旁觀策應者畏忌顧望莫肯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如賀蘭進明之不救張巡許遠遂將何法以加之正使事定誅不救之罪若張鎬之杖殺閻邱曉亦何能救其失哉昔九節度使之師以郭子儀李光弼皆一時元功難相臨攝遂不置帥師次鄴南未及戰而潰茲不可不鑒也

一自古邊防未嘗不戒重兵以備敵人今國家既都江

測必藉淮漢以為屏蔽自合戍重兵於沿邊控扼去處今諸大將並屯江南去邊動五七百里沿邊州郡所戍多者不過三二百人少者才百有餘人萬一敵入寇夜以鉄騎兼程入寇則數百里之地不過朝發夕至所謂沿邊戍兵何能為哉使沿邊戍兵無所能為則所謂大將者遠在數百里外亦將驚惶失措豈不大可慮哉兵法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又曰百里而爭利則擒上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倍日併行此孫臏之所以敗龐涓也今由都統下所遣戍兵或在德安或在應城且如信陽係沿邊隘口止有兵一百五十人而除擺鋪差出外在寨者止七八十人設若有警求援於德安往來計六百里求援於應城往來計七百里不知統兵者亦嘗思及此乎俗諺謂遠水不救近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欲便乞戍兵則恐有不通水運去處或山路險阻艱於

餽餉愚願應沿邊州郡各乞分戍步兵三二千人馬三五百匹可乎如從所請只乞命諸軍推擇有才畧善撫御士卒者令其統帥前來庶幾緩急可以倚仗茲正疆場不寧拔卒為將之時不可忽也

一訪聞淮北州郡往往多有粮草師行恐非所慮兵法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注曰萁豆稭也稈禾藁也又曰取用於國因粮于敵故軍食可足也注曰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且說彼民朝夕延頸跂踵以望王師粮食則因敵也

之來至有一户而磨麥七十石養猪數十口造酒三二十甕以備漿漿之迎者又有朝夕沿淮探伺及請旗榜者以恨王師之來不早彼民云但得天兵三二萬人則自淮以北便有數十萬衆為之鄉道矣八月初五六間蔡州上蔡縣百姓數十人傳聞我師分屯德安遂欣躍鼓舞棄其資産携其老幼與牛馬而南行數十里而唐州桐柏縣巡尉利其財畜會合弓兵追逐九十數戰弓兵死傷過半而老幼累日不得食疲困就擒亦有竄至

本軍界者以此觀之可以想見彼民後后之意但使我師所至秋毫不犯當見彼民爭為前驅其恢復彊宇蓋反手也

乞擇縣令以三事賞罰劄子

契勘百里一令實生民休戚利害所繫而累年以來睿君賢相重憐凋瘵頃曜干戈塗炭之苦日夜講求思所以選擇縣令以當百里之寄而終未聞有以循良見稱於時者其失有三焉一曰約一日徇法而其所差不問人之能否二曰能否無別而人無所勸沮三曰勸沮不行而貪暴者不知所警庸懦者不知所勉昔鄭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今欲行李唐書判拔萃之科應初改官人合入知縣者並試其中者則為邑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今欲行李唐書判拔萃之科應初改官人合入知縣者並試其中者則進之使作邑其不中者則抑之使監當而其最優者上則陞擢差遣次則進秩又其次則減年以別能否可乎臯茂為密令政號忠厚光武一旦擢為太傅封侯史臣稱其克復舊物享祚長久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

所致今欲責逐路監司覈其循良歲舉一人上治狀於朝廷參較優劣擇其尤異者取旨內則用而為監司郡守以是勸沮可乎漢孝宣信賞必罰總覈名實而當時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今欲責郡守監司應屬縣令凡貪暴害民庸懦任吏者按劾無貸否則不以去官事發並連坐使其貪暴知所警庸懦知所勉可乎是三失若去而縣令之不得人者未之有也

論和糴利害劄子

之道竊聞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融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是故國無九年之蓄則曰不足無六年之蓄則曰急無三年之蓄則曰國非其國恭惟國家乍更兵火比自平定以來當若其不給若以三年之蓄較之豈不大可慮哉之道殆二十年號稱中興而官兵之冗所費不貲逐歲調度於紹興二十九年夏調官日固當具劄子請於時相乞賣僧道度牒五千道每道價錢一千貫可得錢五百萬

費其錢盡以糴粮於沿江州軍貯積以備緩急軍需當時雖不蒙施行今朝廷已降指揮出賣度牒二千道每道錢五百貫共計錢一百萬貫其錢令諸路附綱起發解赴行在交納內三總領所錢另項椿管如此窃恐所得百萬遲之數月復成烏有愚願閣下明言今日國用匱乏乞以此錢專用糴粮尋常不得妄有支動緩急以急以供餽餉不亦可乎所有和糴利便令具畫一下項一令來如糴粮乞於所糴州縣致場每場置斗十面差監官二員一員掌支量一員掌支錢其粮米入倉聽令百姓自量並不須用斗給蓋百姓愚而神聖人所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今若聽從自量決無以九升半作一斗之理而所支錢又無邀阻想見歡呼鼓舞而樂中於官也且百姓尋常入市糴賣其舖戶於糴糴人名下每斗各收牙錢一二十文今聞官中收糴乃無種種之費民情之喜不問可知也

一和糴場合差專知官一名手分二名斗給庫子各一

名專知官蕪掌出納手分一名斗給一名司納以給凭由手分一名庫子一名司出以給價值其百姓既交量所糴米入倉訖交粮官即時令當行人出給凭由即時令當行人支錢不得少有阻隔如違令州郡或監司覺察將官吏量行責罰

一和糴場所差監官二員交量官居其東支錢官居其西其監官日支食錢五百文專支官并手分斗給庫子日各支食錢三百文其監官手分斗給庫子食錢候糴粮足日罷支如此庶幾可以畫其養廉若有乞取聽人告即時決罰

一和糴有二利蓋民閭艱于得錢若官中於米賤時收糴則民樂於得錢而官獲其利然今之和糴遂成彊糴民之被害不可勝言無他且如轉運司行下一郡令糴一萬石不惟本司要取額外升合而所糴州縣亦然至於專斗每斗又取使用錢一二十文方始交量不爾則一斗只可量七八升若百姓稍有語言其監官必縄以

法解赴州郡或監司究治緣是更無所控告
一今來和糴謂如州郡市價每斗一百文足即量增十
數錢明量一升作耗百姓見官中更無阻節而價值比
市井稍有所增自然不勞而辦
一和糴之弊不患乎吏之為奸而常患乎監官之不得
其人不患乎監官之不得其人而常患乎監司守倅知
縣之不得其人使監司守倅知縣誠得其人則監官有
所畏憚而不敢作過監官有所畏憚不敢作過則吏之
得肆其奸欺者亦鮮以類推之今日天下事往往如是
豈特和糴而已哉且監司一路之風憲也所至要當使
奸贓退聽善良受賜乃為稱職今則不然凡置司所在
主者或不得人則本司官吏往往開其作弊之端而州
縣官吏乘之公肆橫取其為害比他郡尤甚有不可勝
言者此又不可不念也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二十一

劄子

宋　王之道　撰

乞賣度牒糴軍糧劄子

竊聞之趙充國之制先零嘗謂耿壽昌曰糴三百萬斛穀于塞下則羌人不敢動壽昌所糴止得四十萬斛義渠再使且費其半致羌人敢為逆由是以觀為國家者豈容外有強敵而不為足食足兵之長慮乎朝廷自軍

與以至於今三十有五年矣諸司所統無慮數十萬兵
亦不可謂不足矣而終未聞有歲月之儲則食之不足
槩可知矣嘗試以今兵食計之大率不過三百萬緡異時國家常慮暗失
丁壯禁賣僧道度牒而游惰之徒利於不耕而食不蠶
論中平之值為錢不過五百萬緡異時國家常慮暗失
而衣雖不披剃披帶例以免頭道者為名所至雲集往
往三兩倍見存僧道之數其與暗失丁壯均也今欲乞
權造綾紙度牒五千道每道立價錢一千貫俾自今以
往度為僧道者依職員例預免私罪杖公罪徒逐歲等
第分降諸路轉運使出賣書填不惟可使此徒知度牒
之艱得悉自顧惜互相勉勵遵釋老之遺訓報君父之
大德且復歲得數百萬緡若行封樁不得別有支動於
秋成日米賤時州軍趁時每斗量增數錢收糴除水腳
廢費外可得三百萬斛仍於瀕江州軍儲積緩急以備
軍需亦今日足食之策也

乞將犯盜罪不至死人配隸諸軍重役劄子

契勘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惟茲三軍非特漢高入關所約之法當然自唐虞三代以來未有能易此而致治者也恭惟主上明慎刑憲詔令之下罔不以施生戮死為念但推而行之往往未盡得人州縣之吏上而守令下而巡尉間有坐視盜賊肆為良民之害而不復問者設或有能督責士兵弓手保甲擒獲一二至於解赴所屬則當行人吏又以為奇貨重有乞取然後受之既付罔圄而未獲徒黨則行賄於鞫勘官司互相表裏借詞出罪無所不至由是自死降而入流流降而入徒者十常八九其尤甚者既謂之流曾不出境三二百里又以其徒伺候資送曲意奉承管押之人既賂以金復醉以酒弛而縱之逸者多矣此曹既迈巢穴稔惡不悛其勢與向來捉事入營不俱生而為害有不勝言者矣今欲乞將犯盜罪之至死之人配隸諸軍蓋此曹類多驍勇趫捷豈惟緩急可以備驅役其防閑之密約束之嚴庶幾有悛心而稚埋剽劫之流亦少畏懼用不犯於有

司而百姓蒙實惠上廣明主好生之德願不偉哉

預置大軍馬草芻子

契勘大軍見戍淮上將來合用馬草理宜預行計置之道窃觀紹興六年秋劉少保宣撫淮西日其他措置乖謬固不可毛舉縷數而最為擾民者馬草一事宣撫司行下按撫司按撫司行下諸州州行下縣縣行下保正長文移睽迕繼踵催督起發而不言其受納去處州縣既已責辦保正長更不肯為申明保正長迫於程限且畏軍法正當穫稻斬麥之際盡起保內丁壯人負草四束自朝至暮徬徨道塗東西南北莫知所向如是者幾一月後來急退既就廬州置場受納而其受納官吏務在請賕競為阻節斯民既苦一月無處交納幸有其交至倍深可憐憫欲乞朝廷明下四百金其負擔者往往至降旨揮自今民間所科馬草除情願搬赴軍前交納人納處不復計較所費由是每草一百束會計水運亦不户外餘聽一束納錢二百文省當夏秋閒暇時官為召

募老弱不堪出戰之兵於沿淮及安豐塘并廬壽界有塘礫去處採斫堆垛准備緩急應付大軍支遣庶得不奪民時不煩民力而軍儲預辦緩急不致誤事豈曰小補哉

選將戍合肥劄子

契勘合肥西北距淮二百四十里東南距江亦二百四十里在今最為控扼敵人要害之地然而城大兵弱不能獨守今年春偽齊來寇偶朝廷所遣岳節使兵至敵與寇會賊駭不意遂却不然合肥之民與河梁等無噍類矣茲亦幸而成功非獨合肥之民賴之所謂以近待遠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倍日并行此猶臏所以敗龐涓也何謂以佚待勞兵法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救石超距此王剪所以殺項燕也何謂以飽待饑兵法曰千里餽粮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氓未煮紙此張巡所以隘

雖陽也今以淮西安撫而戍兵江東一旦境上有變往
五百里來五百里而中有大江之阻其勢非旬日不能
赴援而城已破賊已遁矣窃觀去冬逮今宣撫司遣兵
過江概不下二十次少者五六百人多者三四千人初
無聞于折衝厭難而一往一來徒困我師徒弊我民徒
壞我州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比聞宣撫劉太傅至合
肥之明日有詔趣歸而器甲粮餉之舟將次合肥而迈
被溺者十之三四焦湖南北數百里凋瘵之民當此畔
蠢驅之於風濤萬死一生之地俾令救其所失而償其
所捐深可矜憫伏望僕射相公以伊傅為心耻一夫之
不獲如宣武劉太傅國之重臣不可輕動即乞於諸將
中選其武勇有謀者俾統兵屯戍合肥使得古人所以
待遠待勞待飢之道然後責以成功庶幾乎其可也

乞罷無額上供錢減年賞劄子

臣聞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惟以百姓心為心故
無常好也百姓之所好吾則與之聚之無常惡也百姓

之所惡吾則與之去之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因民心之好惡而興利除害用能紹開中興而措天下於太平比罷免行錢百有餘萬貫及放丁鹽錢而以內庫錢充之數不可槩舉茲非以百姓心為心詎能至於此哉然尚有可議者如經總制司無額上供錢增及五千貫者守倅減二年磨勘一事為害不細訪聞近來所在州郡前此無上項錢去處守倅利得減年之賞往往非理剗奪縣道及場務常賦等錢以充無額上供僥冒賞典其初只緣守倅一時幸賞至使無額立為定額歲歲百色誅求侵削無所不至而公私受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蓋縣道應干所入錢悉出之民間場務應干所入錢悉出之酒稅況茲年豐如淮東西湖南北米賤而不售民間難於得錢所至場務酒稅額往往例皆虧損今守倅以利一時之賞而奪其縣道場務常賦等錢增作無額上供正使逐郡不問大小例增及五千貫通天下計其數亦未及今來所罷免行錢之多而況所增曾不及萬分

之一耶伏望聖慈憐其所取之微而流獎至甚特罷守
倅逐歲無額上供減年之賞仍將二十三年以後創立
無額上供並行免放不為永額以寬民力實天下幸甚

論諸將不為捍禦計劄子

契勘自張韓罷兵以來殿帥之楊存中鎮江之劉寶建
康之王權鄂州之田師中皆擁重兵享高爵厚祿極其
富貴安榮于今二十餘年矣近楊存中以丐祠封王劉
寶以跋扈被斥所存者惟王權田師中二人當此多事
之時朝廷曾不責以捍禦不聞其有所措置為彼之計則善矣而吾之所以平日
養兵謀帥之意至此亦何所賴也雖然帝王之兵以全
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而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所以然者朝廷必有深謀
至計所謂先為不可勝緩急可使折衝却敵而非天下
所能窺其萬一者不然願於閒暇時密諭諸將使為之
備若高崇文之屯長武城訓練士卒常若寇至邠時受

命辰時引道器械糗粮一無所闕而破敵人於談笑頃不善乎然而萬一有警使所謂探報者正如飛鳥之疾諸將盡如高崇文之受命不踰晷刻出師禦敵然往五百里來五百里且有大江之阻風濤之患尚恐敵人先據要害欲進不能欲退不可機會一失噬臍無及其念之哉

乞重命令無使朝行夕改劄子

竊聞古者以命令譬汗其言曰渙汗其大號以明如汗一出而不可復反也是以成王之訓有官君子則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而劉向之上封事於漢元則曰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如此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然則命令之數變易非治世之所欲聞也國家崇觀以來其弊在此今主上若稽古昔紹開中興要當盡革前日之弊而朝行夕改尚或因仍舊習亦豈其所宜哉且以近時減官併縣二事言之減官所以省費併縣所以省事在今實當務之急也而減官未幾

旋又增置如減司户一員而增兵馬都監與指揮十數員是也併縣未幾旋又復置如舒州之併宿松無為之併巢縣曾不一年再復是也若以為官不可減縣不可併不當以一人之言一已之意而遽行之若以為官在所減縣在所併不當以一人之言一已之意而遽改也一減而十增適所以重費昨併而今復適所以多事不識漢光武之減吏十九併縣四百其在當時亦聞增復者有幾耶乞自今以往朝廷發號施令當深思聖人渙汗之言上以成王為法下以漢元為戒近則謀之卿士遠則稽之衆庶可則因否則革無以古今而妄生是非無以彼我而妄為憎愛使生靈蒙實惠國家銷實禍而天下後世仰望其治績而不可跂及實中外幸甚

乞兵戍巢劄子

契勘今來金人入寇江北之地悉為賊區尚賴將帥協心士卒用命天戈所指諸路一清可為朝廷大幸然壽春距合肥才二百里有奇今壽春既已陷賊而合肥又

為賊所駢平填不可復守若不明設斥堠申嚴備禦使賊乘我之間長驅南來則自淮以南數百里蕩然無有停障不復留礙豈不大可慮哉為今日計必欲屏蔽江表莫若屯萬人於南巢以據要害可則進否則退使賊不合搏食東南實天下幸甚

乞賞營田官吏之不擾者而罰其擾者劄子

伏見近年州縣營田之始諸事草創佃客既不可遽招則多勸誘而取之民田器既不可立辦則多和買而取之民或借其力以耕或配其種以種茲固所不免者今輦行既久自宜人人體朝廷之德意遵畫一之成法務令有補於國無擾於民猶老農之治田歲入常多於人而比鄰族黨初無毫髮之犯庶幾播殖日廣蓄積日富邪計以羨軍食以豐而坐制敵人之命於股掌之上且親民莫如令尉而營田之職又當朝夕巡行阡陌檢察種蒔于民尤得相親其擾不擾與有勞無勞不于令尉是責而誰責之欲乞因今年之再稔時行考課問去年

之買牛雚種與夫佃客之貸借官吏之請給其費幾何所収子利幾何較其所収比其所費果有数倍之獲則其有勞宜在所賞也而一或擾民斯無足取要當訪其擾與不擾而後加賞焉較其所収比其所費若纔足以相償則其無勞宜在所罰也而苟能不擾猶或可恕要當訪其擾與不擾而後加罰焉誠能以一路計擇其有勞而最不擾者一人旌賞之雖超遷数官而不以為僭擇其無勞而最擾者一人黜罰之雖廢錮終身而不以為濫則人知所勸沮矣人知勸沮則吏稱其職矣吏稱其職而民不安業者未之有也昔漢宣以信賞必罰総覈名實而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顧復見於今日

戍兵營田安豐芍陂劄子

契勘無為軍近承安撫劉太傅劄子差官前來檢括逃戶曠土謀為營田夫營田非遣今也趙充國之制先零嘗屯金城羊叔子之制孫皓嘗屯荆襄皆在邊徼未嘗

與農雜處而無為自兵火以來比江北諸郡粗有農作
若又籍其逃亡與其閒曠而分屯以耕豈惟兵雜于農
農擾于民居者不得安而去之徙者不敢歸而避之有
失勞來還定安集之意亦恐無為距淮往復千里緩急
不能相救有失且耕且戰之意窃嘗求古人之用心蓋
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當先為不可勝以待可勝而所
謂不可勝者莫如營田塞下以俟其間而往取之此漢
之所以破先零晉之所以擒孫皓蓋兩軍相敵尺寸之
地必爭今既為營田以制敵人奈何委五百里乃不於
壽春而于無為也昔張仁愿代沙吒忠義為朔方總管
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絶敵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
來皆北守河今築城敵腹中終為所有而仁愿卒奏築
之斥地三百里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
其建二城也初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
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
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恤其心哉誠欲營田而於淮上

其去敵人尚遠復有長江為之限制此張仁愿築城腹中似未足深慮也今去壽春而就無為諸將之意亦可見矣之道窃嘗為宣撫大傳計膏腴可以足食而無水旱之憂險阻可以戍兵而無掩襲之患進不失攻退不失守者惟壽春之安豐為勝蓋安豐之田受芍陂之利者不下數百萬頃而其陂之長濶各六十里東西如和州之麻湖而南北與深過之異時雖當建置水寨兵餘所存黎民亦無幾矣其或未能營田淮上茲庶幾其可也伏惟僕射都督相公忠誠憂國而加意焉

慰安淮南使自捍禦劄子

契勘江北自王彦兗攻陷壽春以來人心動搖日夕延頸跂踵仰望王師之來不翅大旱之雨迨今累月杳無所聞乃於八月初四日承七月二十三日括船禁渡聖旨指揮截自十月一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官私舟船候過防秋依舊具盡括江北舟船不能禁金人之必渡而逆料金人遽絶江北之民且曰過防秋而依舊是

猶人父兄急難不能保其子弟逐而去之且戒之曰他日安平汝當歸四方聞之其誰不解體茲正與前日之棄河北淮北無以異也今既不能遣兵戍淮以安其心伏望宣撫端明重以屬郡矜憐數千里之民無所依歸脩以之道之言申奏朝廷乞特發德音下明詔慰安淮南使人自保守如有能扞蔽一方不隕夷虜候過防秋必行信賞要使中外感動至羸老癃疾扶杖往聽頒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庶幾可以上回天聽下協人望